

马可·波罗

香港 董千里



出版公司

香港 董 千 里

马可·波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5 · 北京



2 034 8898 4

马可波罗

董千里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5 $\frac{3}{8}$ · 120,000

1985年1月第1版

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16-181 书号: 10309-65 定价: 1.30元

前 言

马可波罗之为一个伟大的旅行家，这已经是小学生的常识，但他同时又为基督教世界派至东方的一个使节，其所负任务异常重大，恐怕不是一般人所知的了。

十三世纪时，寰宇有三大势力，那是基督教世界，回教世界及鞑靼人所建立的蒙古帝国。

一二六九年，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西还，携有蒙古大汗忽必烈致教皇索取耶路撒冷圣墓灯油的函件。恰巧教皇格肋孟多四世于上年冬病卒，新教皇格烈果儿十世当机立断，即命波罗兄弟携灯油及复书再往东方修好。这兄弟两人就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及叔叔，这次他们带了十七岁的马可同行。

在十三世纪以前，西洋人对于东方可说一无所知。他们以为欧洲就是世界，欧洲人天生是世界的统治者。直等到拔都汗西征，直抵地中海岸，欧洲人才知道自己的骑士不及人家远甚，但他们仍然不相信在欧洲以外尚有文化。如无马可波罗父子的两次东行，西洋人永不会知道东方文化早已走在他们前头，继续愚昧自大，则历史势必重写。

马可波罗生于一二五四年，十七岁随父东行，留中国十七年，曾在元朝服官，学会了四种东方语言，迨归故乡，已经是一个东方味十足的中年人了。一二九八年，威尼斯

6152103/03

与吉那哇作战，马可波罗被俘，禁吉那哇狱中四年。他在狱中常口述东行经历，质鲁思梯谦用法文笔录，后由他自己订正，这就是著名的《马可波罗东行记》，后来辗转传抄，被称为“世界奇异书”。

这部小说就是根据此书而写成。

一 上都夏宫

初夏的暖风消解了长城以北的残余冰雪。一路行来，新绿的草原象没有尽头，长城也没有尽头，而他们知道三年多以来的长途跋涉终于将到尽头了。

他们是威尼斯商人波罗一家，精壮的尼古拉，肥胖的玛窦，尼古拉年轻的儿子马可，带着八个从人。尼古拉和玛窦已是第二次东来，一路为马可及从人们解释那些奇异的景象。“上都就要到了，就要见着大汗了。”他们不断地这样说着，固然高兴，也有些紧张。

他们已行至契丹(当时异族对中国北方的通称)境内，恰巧又碰上一年中的最好天气，越发觉得江山如画，连一草一木都是精神奕奕。二十岁的马可虽是第一次出门，但三年来经过这么多地方，使他眼界大开，尽管一路上总有新的事物教他惊喜，他总以客观的态度去衡量，去善意观察。

转过一片树林，忽有眩目的强光射来。马可提着马缰往旁一闪，侧转头，问道：“父亲，那是什么？”

显然连尼古拉和玛窦兄弟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从人们便有些惊慌失措。

马可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那种强光，回过一半头看了看，叫道：“啊！是一座大雪山，真是大极了！”

在他们左前方出现一条大山脉，山腰以上全是亘古不化的冰雪，这时斜阳从后面投来，山上的雪光正好反射到他们身上，比太阳光还要强烈许多。

玛竇上次来去，顺便绘了一幅简单的地图，这时在马上取出，查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这是阴山。一千多年以前，鞑靼人的祖先匈奴就在阴山南北活动。后来被汉人驱到漠北，几乎已经分散消灭。但现任大汗的祖父成吉思汗又把他们团结起来，东征西讨，统一了整个亚洲，如今阴山已不能阻止他们牧马了。”

左是阴山，右是长城，面对如此奇景，任谁也要感觉天地之大，造物之奇和本身的渺小。尤其在基督徒心中，自出地中海，就发现天地的广大远出于他们的想象之外，与生俱来的自负在一分一分地减少。

马可波罗系马树身，在草原上走动休息，叹道：“父亲，叔父，除了地中海，这里什么都比我们那里大。这万里长城跟随着我们已经有多少天了，还是没有完！”

玛竇拍拍他的背，说：“长城的尽头是大海，无边无际，从来没有人渡海又回来，和我们的西海（指大西洋）一样。”

正说着，前面尘头大起，有一群骑兵泼风也似的横度草原而来。

马可波罗眼尖，急叫道：“那些人做什么？我们快上马！”说着就去解缰。

从人们也都慌了，乱作一团。

尼古拉波罗知道蒙古汗法令极严，绝不许部下在国境中乱来，而自身是大汗所派的使节，如今又奉有教皇的书信，怎么也不会受到亏待，双手一拍，叫道：“你们都不要

慌，好好等着，待我上前问明白了。”说着便徒步迎上前去。

玛窦波罗忽然想起，叫道：“尼古拉，把金牌取出来！”

尼古拉摇手道：“在这里。”他手中那块金牌乃上次奉命西行，蒙古大汗忽必烈所赐的信物。仗着这块金牌，不但来去无阻，而且沿途得到所需的各种供应，凡在蒙古帝国内，这块金牌简直有无穷的效用。

这时那一支骑兵跃马横刀而来，看看就要把尼古拉践为肉泥。日光底下，尼古拉高举闪闪发光的金牌，依然从容地往前走。说也奇怪，那些骑兵见了金牌，立时勒缰下马，叽哩咕噜地交头接耳。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越众而出，用维吾尔语说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哪里得来的金牌？”

尼古拉懂得一点维吾尔语，但是不能说，指着金牌上所刻的字，又打了个由西而东的手势，表示自己去而复回。

那军官就着尼古拉手里看那金牌上所刻的字，看完十分惊异，改用生硬的阿拉伯语说：“大汗在上都歇夏，距此不过三天旅程，我命人护送你们到上都去。”说完便招手叫一个军官过来，吩咐了几句。

另一个军官是亚力山大人，名叫森美，能说一点意大利语。有他护送，波罗一行便舒服了许多，森美而且很快就和马可做了朋友。

“大汗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君主。”森美和马可并辔走在前头，一路闲谈，“他庄严而慈祥，待人宽厚，不惜把库里的金子赏赐替他办事的人，你搬得动多少就可以搬多少。世上再没有一个君主有他这样富，而且这样慷慨。你来了，就住下吧！”

“我能替大汗做些什么呢？”

森美说：“国土广大，需要很多人帮助大汗治理，象你这样的青年必有前途。而且我们正在向蛮子国开始进攻，那里的财富更多，女子更美，你可以要求派到那里去。”

年轻的马可心动了。他在家乡听说过东方有个蛮子古国，所有的一切象神话般美丽。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，那就留下吧。

第三天来到上都城外。还没进城，前面的人群突然散开，倏忽间留出一条空荡荡的大路。

波罗等以为是大汗或他的功臣出巡，由森美带引着避入一座空置的粮仓，仍然探头探脑的往外看。

森美面容严肃，低声道：“快伏下，冲犯了白马是祸事。”说话间，蹄声自远而近，走得很慢，但听来数以千计。马可胆大，不理森美的警告，掀开一块仓板往外看。

路上的诸色人等一个也不见了，不久前的喧嚷忽如死域，路面在炎热的阳光底下发光，微风吹起黄沙。八个带刀军士在前面开路，紧张如战场上的哨兵。然后是两个巨人捧持着一杆九足白旄大纛，其高逾丈。再后面方是马群，每四匹一排，都是纯白色的牝马，上无鞍，养得肥肥壮壮的。

马可在心里默计，一百匹过去了，二百匹过去了……还是没有完。他吃惊地看了森美一眼，森美正以恐惧的眼光看他，打着手势，要他把仓板掩上。

连波罗兄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上次并没有见过这些白马，也想不通蒙古人何以敬马如神。倔强的马可依然往外偷看，好容易等马群过完，他估计总在三千匹以上。

森美呻口气说：“好了，过去了！”他不等追问，又说：“这些白马都是乳马，除了大汗和他的亲属，只有曾立大功的火勒部可以饮用这些马乳，白马经过如大汗亲临，任何贵人都须绕道而避，若遇此马，须行大礼，但仍不免冲犯之罪。你们新来不知，以后如见九足白鹿羴远来，要趁早躲藏，那是大汗的旗帜，冲撞就是死罪。”

马可说：“我数着总有三千多匹。”

“那不过是一部分。光在上都就有万匹以上，轮流出发放草，其余都养在宫中西园，每日取乳供奉。”

鞑靼人的爱马和爱喝马乳都是举世第一。西方人也爱马，但养马如养贵族，那却是闻所未闻，越加感觉这个国度的神秘。

马可首先说：“我们能走了吗？”

“再等一会，”森美摇手道，“等马群走远些，那就不致冲犯了。”

又等了一刻，路上渐有行人，森美才招呼大家牵马出去，径投南门。

上都城围数十里，在碧绿的草原中散发金光。

在马可看来，莫说威尼斯，连罗马城虽然庄严，也逊此城华贵。这还是夏宫，正式的都城，即大都真不知如何的气象万千了。

森美上前和守城的军士说了些什么，便领着马可等一行进城。军士们刀矛并举，齐齐的一声怪叫。

马可与森美并辔在前，装出毫不惧怕的样子，其实有点心慌。

波罗兄弟知道这是蒙古兵对客人的一种礼节，倒能保

持镇定，但那八个从人却惊惶失措，若非尼古拉和玛窦及时抚慰，他们可能会圈转马头逃走的。

上都是一个奇异的城市，它在草原中心，建成不过十余年，但已有居民数十万。各族的人都有，除了蒙古种的若干部落，还有汉人、辽人、女真人、维吾尔人、唐古惕人和波斯人，也有少数阿拉伯人和印度人，在此城各安生理。他们的服装五光十色，习惯信仰各异，语言不尽相通，但在此城中平安相处，仿佛已有了千年之久。那是整个蒙古帝国的特色，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，即以天下共主自居，所以能够兼容并包，使各族觉得自己也是个蒙古人。

纵然这样，拉丁人在这里的却是寥寥可数。上次波罗兄弟之所以东行，就是在波斯不花刺城（由东鞑靼汗所统治）被忽必烈使者看到，劝他们去见从未见过拉丁人的忽必烈，以求富贵，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再向东行的。现在一共有十一个拉丁人，他们的仪容衣帽都令人注目，所过之处一齐轰动。

马可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，便问森美。

“他们说你们是西海野人，被大汗擒来祭天的。你怕不怕？”

马可笑着摇头，向马前的几个维吾尔少女做了个鬼脸。那些少女哄的一声笑，你推我拥地挤来挤去。马可很高兴，笑道：“她们并没有当我是野人。这些姑娘很美！”一面策马过去，向她们连连挥手。

森美抢在前面，嚷着叫闲人让路，转过这条街，用马鞭一指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这就是大汗在上都的夏宫了。”

里面又是一座城，城墙用大石堆砌，高厚都与外城差

不多。遥望城里，大理石宫的金顶上飘扬着九足白鹿纛，代表威临万邦的忽必烈大汗。波罗兄弟曾经入宫，倒也不觉得什么，但马可和八个从人都是第一次见到，被这威严的气象所慑，呆呆的说不出话来。

森美教大家下马，和把守宫门的护卫军说了，又呈验金牌。护卫军只准波罗兄弟带着马可进宫觐见，教从人们都留在宫外。

“我替你们照看着。”森美说，“等你们见过大汗出来再寻宿处，再不然，暂时住我家里也行。马可，见了大汗小心呀！”

马可点点头，便随着父亲和叔父进去。

白宫墙到那座金顶大理石宫，就走了一顿饭时。这条路又长又直，望过去，简直象没有尽头。

马可究竟是少年人，尽管心怀敬畏，还是忍不住东张西望。路旁是两大幅空地，一边种树木花草，另一边却是个动物园。动物园用极坚固的竹篱围住，兔鹿等小动物在园中自在嬉游，只不敢走近一排铁笼。那些铁笼里养着许多鹰雕，想是作为猎兽之用的。

大理石宫已在眼前。带路的护卫军让他们在廊下等候，拿了金牌自去通报。三人站在指定的地方，一步也不敢乱走。波罗兄弟再三嘱咐马可，得见大汗乃是不世之幸，教他千万小心在意，别误了大事。

马可知道所谓大事，乃指罗马教皇给他们一家的使命。但在这一刻，他所关心的大事却是他自己的前途，如何在这举世无双的国度中出人头地。

自入蒙古国境，马可已发现一个事实：这国度重用客

卿。在当时欧洲，民族主义观念已告抬头，楚材晋用只是偶然发现的事实，在这里却视作当然。他不知道原因在于真正的蒙古人数量太少，而且在成吉思汗以前，蒙古还是一个民族社会，对同种的异族和对别种人的看法并无两样。成吉思汗把九种语言的蒙古人（广义的）统一起来，这才西征中亚，南征金、夏，那时便开始重用被征服民族中的人才。现在，成吉思汗的后裔分治着东西若干帝国，而奉忽必烈为共主，其余的蒙古贵族各居高位，再下层，就不分什么人种的区别了。

所以马可波罗逐渐下了决心，回西方未必有什么前途，倒不如在这奇异的国度中闯他一闯了。

尼古拉见他不声不响，以为儿子恐惧过度，柔声说：“马可，大汗为人极好，很看得起拉丁人，也很有奉教的意思。这次我们取来圣墓灯油，而且还带着教皇的书信，大汗喜欢，必定会赏赐我们许多东西。我们嘱你小心，并不是怕你触怒大汗，只要不在朝堂上失礼，不使基督教被别人轻视就是了。”

马可微笑着点点头。

进宫通报的护卫军走来，说：“你们运气好，大汗正忙着，看了你的金牌就把事情都搁下，教你们马上入见呢。”说着把他们带到宫前，交给宫前的宿卫。

宿卫是大汗的近身侍卫，都是蒙古贵族的子孙，个个尊贵无比。他们对一切异族人都并不大看得起，但因为少见拉丁人，又知大汗曾派这两人为使者，就不对他们端什么架子，反而告诉他们一点觐见大汗的礼节。

波罗兄弟其实似懂非懂，只好点头答应。马可对这宿

卫的服装，刀箭和神气都非常羡慕，立意要向大汗讨这个差使。

这座大理石宫廷的庄严华贵，简直象是梦里的境界。尤其马可初次见到，更觉目眩神驰，他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，心里只想：“若能在这座宫里住上几天，将来回去，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了。”

来到一处，宿卫教他们候着，自去禀报。等了一会，出来招手，指点他们循路入殿。

走进殿门，遥望御座，连人面都看不清。他们踏着光滑的砖地走去，好象四面八方都有人监视着，只觉浑身不自然。走一步，近一步，那威严感愈来愈浓了。

这是一座几乎成为正方形的殿堂，大到可骑马厮杀，有十个人那么高。墙壁都是大理石砌成，通体莹然发光象是生成的整整一块。屋顶是圆的，上有天窗，都是蒙古式的装置。虽是夏天，而且燃着几堆火，在这殿堂中却如清凉世界。

沿着这条通路，每隔十步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宿卫，左一个，右一个，愈往前相距愈近，成一个狭长的八字形。他们个个高大威武，面无表情，仿佛除了大汗每一个都是敌人，随时准备使用他们的刀、矛和箭。

好容易通过这一条人街，距离大汗的宝座已只十余步，他们不敢再进，就在那软厚的地毯上伏下。两个宿卫接过圣墓灯油和教皇书函，捧呈大汗。

忽必烈命人译出书函，听了颇为欢喜，招手教波罗兄弟走近，温颜抚慰了几句，忽见马可睁着一双蓝眼望定自己，说：“这个少年人是谁？”

尼古拉忙道：“那是小臣的独生儿子，叫马可，愿做大汗的臣仆。”

忽必烈道：“马可，你过来！”

马可走了过去。他见忽必烈肥胖中仍显骠悍，须发苍然，双眼炯炯有光，坐在那里，自然而然的有一种神威。“真是英雄呀！”他在心中想，“这样的人，莫说为他做臣仆，就是奴隶也光荣。”拜见如仪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但所有感情都在眼中流露了。

忽必烈雄才大略，最喜有为青年，当下通过翻译。

问了马可一些话，知他在威尼斯学过制炮，越发喜欢，便命他留下，拨在枢密院（主管军事）做个制炮技师。

“你们都留下。”忽必烈对波罗兄弟说。“教皇的好意，我自会另派使者报聘。蒙古各教并存，也有许多和你们同奉一神的景教教堂。如果教皇愿派能通七艺（指西洋七艺）的人来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。”

就这样，波罗一家就留了下来。

此时元将伯颜率师南征，被阻于襄阳城下，围城三年不能克。忽必烈是军事天才，立刻想到炮攻，但他不知拉丁人所制的炮有多大威力，乃命马可试制。

于是除了波罗一家和从人中略有技术知识的两三个，又从西里亚征得谭马士、麻合谋父子，从西域征得阿老瓦丁，亦思马因等熟手炮匠，即日开工赶制，而以马可为总管。

不久，他们制成了三架石炮，命名为“茫贡诺”，在大汗面前公开试射，以评断此炮的功能。

城外十里，草原上架起了那三架茫贡诺，以五百步外的一座小土山作为目标。

马可手拿纸笔，算了又算，凭学理说，他的计算没有错，但一弹出能否击中目标，却是全无把握。

忽必烈立马远望，几次命人查询，显然急于一观茫贡诺的威力如何。

马可挨无可挨，把心一横，亲自下手施放。机钮按动，那一百五十斤重的石弹轰然飞出，把在场各人都吓了一跳，连久经战阵的骏马也受惊骚动。那石弹作弧形飞驰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刚好击中小土山，尘土飞扬中整个没入，似见那座小山被击得摇了几摇。

欢呼声中，马可胆气顿壮，接连由另两架茫贡诺各发一弹，也都射中目标。他喜欢得如醉如痴，喃喃道：“我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！这是真的吗？”一直到忽必烈骑马过来，拥抱他，奖勉他，他仍有这种感觉。

忽必烈对在场的人大呼：“有了这些茫贡诺，不但襄阳指日可下，整个蛮子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。阿里海牙，限你在四十天中把这三架东西运到襄阳城下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总之不准延误！”

阿里海牙是平章政事，领命自去办理。这里忽必烈突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在你们的国度里，想必有很多茫贡诺了？”

尼古拉波罗答道：“西方各国爱好和平，本来并没有制造茫贡诺，因为这种武器很残忍。只是近年在西南方崛起一个好战的民族，他们强人信教，否则便屠城破国，完全不讲道理。西方诸国为了保卫自己而战，不得已造了许多茫贡诺。”

忽必烈变色道：“你说的是回教民族？自从我们灭花剌

子模，又进兵波斯，还没有把这些人杀完吗？”

“他们打不过大汗，退入海中，占据各岛，专与基督教诸国为难。”

忽必烈的眼睛合成一条缝，半天才说：“我自会命人征讨，但是希望教皇也命诸国出兵，东西夹击。”

波罗兄弟同声道：“只须大汗去信知照，教皇自然乐于下这样的命令。”

忽必烈微微点头，策马进城去了。

波罗兄弟和马可回到宿处，互相谈论，猜不透忽必烈是何心意。教皇给予他们的任务，虽已送达，结果却未可知。这位大汗太机智深沉了，他的一双鹰眼仿佛什么都能看透，甚至能看到万里外的教皇心底。

他是否会命令他的无敌骑兵由西而南，为基督教世界的利益而战，那实在是一个疑问。而即使如此，在消灭了残余回教势力之后又怎样呢？罗马不会是这些骑兵的下一站吗？

这些大事，自然不是他们所能料知，可能连蒙古大汗忽必烈自己也无法预料呢！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一心只在维护西方世界，已然有机会尽了力，他们觉得高兴，至于以后怎样，他们只有祈祷。